

威风狂龙



第二十一章 高峰赌斗

尉迟恒被阴无血长袖一拂，整个人平空飞了起来，头前足后直往悬崖处冲去，若不及时煞住身形，这位太岳山的一山之主便难免要跌落在百丈峭壁下的深渊里，摔得头破血流，粉身碎骨！

“黄河三凶”适才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斗，此时方觉出了一口恶气，脸上渐渐露出笑容；“黑白双煞”更是幸灾乐祸，张开大嘴，发出一阵“嘿嘿，呵呵”的怪笑。

太行山这边的人个个骇然色变，女兵们忍不住惊呼出声，就连“四海游龙”厉鄂也捏了两把冷汗。

场中唯一没有举止失措、变脸变色的只有云琼，她仍是意态娴雅地站在原处，眼梢唇角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讥笑，那双明如秋水的双目只冷冷地注视着阴无血，瞧也不去瞧那即将飞坠悬崖的太岳山主。

阴无血果然不愧是西域剑派的宗主，右手一指之后，左掌随着往后一招。

说也奇怪，尉迟恒飞出的身子跟着在空中一滞，接着连招两招，尉迟恒便退了两退，约莫有八尺左右，距那悬崖已是远了。

跟着阴无血双掌互换，一牵一引，尉迟恒那庞大的身躯竟然倒飞回来，阴无血猛地大喝一声，双掌齐挥，尉迟恒的身子又呼地一声朝庙门外的石柱上撞去。这次他是成心要让尉迟恒受伤挂彩，好为自己这边扳回些面子。

尉迟恒武功不弱，外家功夫已达炉火纯青的境地，若在平时一头撞在这石柱上，只怕石柱折断也不会伤着半点。怎奈此时受人暗算，以独门手法封闭了三道大穴，真气难以凝聚，又在半空

中拨弄了几个盘旋，脑子里昏昏沉沉，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！

厉鹗见状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飞身掠起，想在半空中截住尉迟恒，岂知竟未赶上，只在伸手間抓下了对方一只靴子。云琼知厉鹗的轻功超卓，在武林中已罕有其匹，不料阴无血老奸巨滑，似早已算准对方要在半途截接，故出手如风，加速了去势，使厉鹗一招落空，云琼再要起步也已不及，眼看尉迟恒的头便要撞在石柱上……

岂知人算不如天算，可巧龙剑虹正与屠刚从庙内出来，突见有人向着石柱闪电般疾冲而至，百忙中无暇他顾，急忙飞身扑上，伸双掌在尉迟恒肩头一拍，使出借力打力的上乘功夫，将冲击的方向变了，沉声喝道：“屠兄接往！”

尉迟恒飞行的方向虽然改变，但势头丝毫未缓，像一支箭般向屠刚撞去！

屠刚身材矮壮，下盘功夫极是了得，闻声连忙站好马步，将全身力气都运在两膀之上，见尉迟恒飞来，双掌一按他的肩头，减缓了些力道，然后顺手拦腰抱住，殊不知这股冲力大得超乎意外，止不住往后后退了七八步才拿桩站稳。

龙剑虹上来替他解开穴道，尉迟恒这时头晕脑胀，也说不出什么话来，只愣愣地望着他点了点头，屠刚扶他盘膝坐下，缓缓地替他推血过宫，助他运气行血。

云琼笑靥如花，厉鹗拈须长笑，太行山上的人齐声喝采。

阴无血心中更加恼怒，恨恨地道：“又是这姓龙的小子坏了老夫的大事！”眼看两个人质都被人家救了回去，无所挟持，只有霸王硬开弓了。于是也干笑几声，涩声喝道：“云丫头，两个人都已放还，你答允老夫的事呢？”

云琼道：“亏你还是武林前辈，一代宗师！这两人是你放回来的吗？”

阴无血为之语塞，上官黑在一旁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人已分毫无损地回到你们那边，这且不提。刚才你曾亲口答应，要还阴老前辈一个公道，不知是如何一个公道？你打算怎生一个还法？”

上官白及“黄河三凶”也在一旁附合，七嘴八舌，喧嚣盈耳。

云琼道：“好，尉迟山主的事我姑且不提，他迟早也会找你们算帐。阴前辈，你的两个宝贝乖徒儿自出道之后，在古长城一带拦劫客商，杀害妇孺，仅在双井子一次便采了二百余人，有的年过古稀，有的还在襁褓之中！肃州附近不论汉人、回人，一提起‘祁连五鬼’，无不切齿痛恨，怒目裂眦。你要替两个徒儿索命，这些无事百姓的血债却又向谁去讨？”

阴无血道：“我的徒儿我自会管束，要打要杀，似乎还不劳别人动手！”“催命阎罗”廖立道：“是呀，别人门户中的事，你凭什么插手去管？纵然萨东、达吾提罪该万死，也应由其师长责罚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，要出手杀人？”

云琼冷笑道：“其实我早知道，跟你们这干人讲理无异于与虎谋皮。如今就请划下道来，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群殴混战，云某人都一概接着！”说完将披风一掀，更显得豪气干云，哪还有一丝一毫的闺中女儿之态！

阴无血道：“很好，咱们就以三场决胜负。龙门帮三位当家的算第一场，上官兄弟是第二场，然后由老夫跟云寨主作个了断，倘若太行山二胜一负，老夫抬腿就走，从此再不提起报仇二字！”

厉鄂问道，若是各胜一局，又战平一局，那又该当如何？”

阴无血道：“若果真如此，便由双方胜者再比，直到分出胜负为止。”他知同来五人的武功均有独到之处，而且提出的是三人联手，兄弟同上，云琼、龙剑虹武功再高，也难以连胜两局，何况他们还得留下一人对付自己，若是换了屠刚或者厉鹗，那是决计抵敌不住“黑白双煞”或“黄河三凶”联手攻击的。

云琼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好，就这么办！厉叔叔，这第一场就烦你……”

龙剑虹笑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，还是让愚兄来打发这几个手下败将吧！”说完拔出长剑，缓缓踱到场心，指着“黄河三凶”道：“喂，你这三个欺师灭祖、目无尊长的东西，还不乖乖地出

来受死!”

他这几句话似乎说得过于轻狂，其实却是颇为持重。

龙剑虹与厉鹗在毗卢寺中交过手，深知他功力不弱，一套游龙掌法凌厉无俦，可以胜得“黄河三凶”中的任谁两个，但若要对付三人联手，恐还有些不足，最怕斗成个两败俱伤的不胜不负之局。

而自己出战第一场则有利无弊：方才一招退敌，已令对方心怯，况且又有宝剑在手，仗着般若神功可以敌得三人的分进合击，胜券较大，且能得到歇息，待第二场打过，缓过气来还可帮云琼对付阴无血这个老魔头！

果然不出所料，“黄河三凶”一见是他挥剑上阵，立刻傻眼了。

老二“追魂太岁”曾伟将三股钢叉收回，诧异地问道：“小子，怎么是你？咱们可不是找你来的，那个长相怪异的蛮子才是你的对头！”

龙剑虹屈指在剑脊上一弹，发出“铮”的一声响亮，含笑道：“他的对头另有其人，在下先跟你们三位玩玩。”

“夺命剑”诸葛英城府最深，心想自己主人在龙剑虹手下决计讨不了好去，若是第一场便输，势必影响后面的拼斗，从此以后“黄河三凶”再也别想在江湖上混了。回头望着阴无血道：“阴前辈，你看……”

阴无血哈哈狂笑道：“老夫先前说过，三位当家的打头阵，至于对方出马的是什么人，老夫可就管不着了！”一言下之意竟似对他们的生死并未放在心上。

上官黑在一旁冷言冷语地道：“堂堂龙门帮的正、副帮主，威震江湖的‘黄河三凶’，难道还会怕了一个后生小子？诸葛三爷，你也未免太小看自己了！”

上官白也在一边帮腔道：“是呀，谁不知你们的‘龙门三才阵’厉害非凡！黑白两道的高手一旦困入阵中，又有谁能冲杀得出？”

廖立见诸葛英刚说了一句话，就被阴无血碰了回来，上官兄弟又在旁边冷嘲热讽，并且当着对头的面将己方的看家本领抖露出来，若再纠缠下去，不定还要说出什么来。连忙喝道：“老三，何必与他一般见识？快拔剑布阵！”

诸葛英忿忿地道：“姓上官的，令日事过之后，咱们再来领教你二位的高招！”

上官白道：“你什么时候来。老子什么时候奉陪，我怕你个鸟！”

上官黑冷笑道：“只怕阁下已没有机会了！”

诸葛英强忍怒气，拔出腰间长剑，振腕一抖，颤起三朵剑花，迅捷地扑上，同廖立的双戟，曾伟的钢叉形成犄角之势，把龙剑虹围在核心，然后开始缓缓游走，由慢渐快，三种兵器不断舞动，带起一股强烈的劲风。

龙剑虹本来并未将他们放在眼里，但一听上官白说出“龙门三才阵”，不觉把狂傲之心收起了大半。他年岁不大，但出道得早，见闻广博，加以生平行事谨慎，因此采取守势，不求有功，先求无过，打算把这个“三才阵”看个明白再说。

所谓“三才阵”，说白了就是他们三人练成的一套攻防手段，无非是分进合击，相互救助，互为奥援，寻隙抵瑕杀伤敌人，跟武当派的“三才剑阵”、崆峒派的“奇门三才阵”相比，真有云泥之别。

廖立使的是一对短戟，能刺能劈，也可用峨眉枝锁拿刀剑，故以他为“阵眼”，催动阵势，佯攻诱敌，救应同伴，这些都是他的事。

曾伟一柄三股钢叉可作棍作枪，叉头的钢环叮当作响，专门用来扰乱对方的心神，叉尖还打造得有倒钩，休说刺在身上，便是挂上一下也会带落一片皮肉！

诸葛英乃武当弃徒，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只学会了二十六招，后来变易姓名投入王屋派，练成一身武功，将从王屋山司徒家学来的五十四式“摩天剑法”同原学的武当剑法融在一起，删

繁就简，居然凑成一套剑法，出走江湖所向披靡，因出招狠辣，剑剑要人性命，被呼为“夺命剑”。

这个“龙门三才阵”也是他据武当“三才剑阵”想出来的，专门用来应付江湖上厉害的仇家，无论武功多好的顶尖高手，在自己兵刃被载枝、钢叉锁住时，无一不在诸葛英的夺命剑下丢了性命！

龙剑虹冷眼旁观，沉着应敌，见对方连续转了好几个圈子，三般兵器只与自己手中的剑碰撞了七八下，并不曾真正进攻，心知是在等候机会，寻找自己的破绽下手。

廖立催动阵切，围着龙剑虹反反正正转了十几圈，满望他耐不住性子先行出手，自己的双戟跟曾伟的钢叉便会同时出现在他面前身后，一个锁住他手中长剑，一个刺他背心，诸葛英更可乘虚直入，一击奏功！

不料这姓龙的小子如此狡猾，非但不出剑攻击，反而将自身守得滴水不漏，令人无从下手，廖立已先自耐不住了。

曾伟手中的三股叉是唯一的长大兵器，连叉杆都是纯钢打就，重达三十余斤，平时用以交手对敌倒还不觉，如今边群边转圈儿，只感心跳加剧，气喘吁吁，手里的铜叉愈来愈重，可是廖立仍未发出攻击暗号，脚步渐渐滞涩起来。

诸葛英见状，暗暗耽心，几次暗示大哥提前下手，但廖立双目死盯着龙剑虹，丝毫未注意到这些变化，仍催动着阵势转圈儿。

龙剑虹何等聪明，他也早就瞧出曾伟露出不支之相，对方若只一人，只怕他早已出手了，但此际是三个对手，他不仅要一捆得手，还得避过另外两人的袭击，是以心念电闪，要想出最稳妥的打法，既要伤敌又无风险。

廖立正等得心急，龙剑虹蓦地一剑刺向曾伟，两肋及背心等处空门大露！

等了许久，转了无数个圈子，为的就是这一刻！

廖立猛地虎吼一声，双戟一招“推窗望月”，成十字交叉向

前推出，去锁拿龙剑虹刺向曾伟的剑！而曾伟却对刺到面前的剑不管不顾，横过叉柄，一式“毒蛇吐信”直刺对方右肋，同时，诸葛英的长剑也一招“吊客临门”扑向龙剑虹的小腹！

殊不知龙剑虹这一剑是虚招，当引得“黄河三凶”一齐动手时便已撤回，腾空一个“云里翻”，竟从曾伟头上翻了过去，双足方才落地，曾伟那庞大的身躯已轰然倒下。

原来龙剑虹知道要胜这一场，必须先伤对方一个，使其不能成阵，曾伟是三人中最弱的，且真力已消耗不少，是以虚招攻击，随后腾身而起，人在空中时左学已拍向他的天灵盖，“追魂太岁”尚未弄清怎么回事便被追去了魂。

廖立一见曾伟倒下，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小贼，老子跟你拼了！”挥动双戟横扫竖劈，前刺后撩，一派拼命的架势。

诸葛英位居第三，武功却是第一，此刻展开手中长剑，一连使出“无帘拦道”、“牛头断腰”、“判官呈簿”等凌厉招数，剑剑不离龙剑虹全身要害！

双方均未想到，第一场交锋就是这般惨烈，阴无血仍是阴阴冷笑，上官兄弟却早已驳然色变。

云琼与屠刚目注斗场，不约而同地替龙剑虹松了一口气。

厉鹗心中暗道：“若是我同这三人交手，第一个自然要杀曾伟，但能否躲过诸葛英的长剑再除掉廖立，那可难说得很久了！”对龙剑虹更增添了几分感激之情。

龙剑虹在剑光剑影里穿来插去，避过了对方两人的十来招杀着，斗到分际，蓦地一声长啸，宛若龙吟，忽然变换了打法，左手运般若掌力封挡廖立攻来的双戟，右手持剑连施杀招，迫得诸葛英手忙脚乱，应接不暇。

廖立身为一帮之主，自也不是易与之辈，一对镔铁短戟成名垂三十年，但说也不信，无论他钩、刺、挑、劈，还是挂、礼、崩、扫，龙剑虹都能轻而易举地化解，或闪或避，或拍或抓，丝毫不受威胁，右手仍是连取攻势。

倒是诸葛英处境最劣，他一柄长剑几乎承受了龙剑虹的七成

功力，还要小心着不被对方的宝剑碰上，拆过二十招后再也使不出自己最得意的新创剑法，来来去去都是武当及王屋两派的救命绝招，若非如此，他也早被斩成两段或者一剑穿胸了。

龙剑虹稳占上风，游刃有余，又斗了十来招，见诸葛英步法已乱，手中剑使出来已不成章法，突地回身攻向廖立，左掌震开短微，一剑疾刺对方咽喉！

廖立大吃一惊，欲待回救，双戟已被拦在外门，追不得已将身子一侧，让过来剑。

不料龙剑虹的剑法奇诡异常，一刺不中，立即倒转剑柄，重重击在廖立的“期门穴”上。廖立大叫一声翻身跌倒，两把短戟落在地上，把铺地的青石板也打得粉碎！

诸葛英见两位盟兄一死一伤，顿时双眼尽赤，骂道：“你这小贼，我龙门帮跟你何仇何怨，竟处处与我作对？老子这条命也不要了，一并交给你吧！”挥剑扑上，没头没脑地乱打，状如疯虎。

龙剑虹道：“本来无仇无怨，但你们杀人越货，情理难容！念在你还有份骨气，留你一命！”一剑倏出，正中肩窝，旋腕轻轻一挑，竟将琵琶骨挑断，喝道：“今后好自为之，下山去吧。”

诸葛英琵琶骨被挑，武功全失，浑身发不出半分力气，呆立当场，长剑脱手坠地。

龙剑虹这一场赢得干净利落，博得全场采声，阴无血居然含笑鼓起掌来，众人皆不知何意，上官兄弟却是暗暗心惊。

诸葛英面如土色，迟疑着走到云琼面前，拱手说道：“在下兄弟学艺不精，今天算是栽到家了，这也怪不得旁人。请云寨主念在江湖同道，容在下将两位兄长领回，从今以后再也不敢与太行山为敌。”

云琼本来正在欢笑，颜如春花，听了此话顿时颜色更改，眉间煞气隐现，冷笑道：“龙大侠饶你一命是要你退出江湖，去过十余年闲散清淡的日子，难道你还想在黑道中混？曾伟你可以领去安葬，廖立嘛，欺师灭祖，戕害良民，那也用不首了。”

纤足起处，“催命阎罗”廖立那庞大的身躯直向悬崖下飞去，凛冽的朔风卷起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……

这里正是适才尉迟恒险些丧身之处！

龙剑虹万没料到她杀机一动，遽然下手，令人啼笑皆非，登时愣在当场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心中却是感慨顿生，既觉得廖立死有余辜，又怪云琼辣手无情，杀人于谈笑之间，不给人丝毫辩解的机会。

诸葛英强忍肩头剧痛，负着曾伟的尸身下山，几步一回头，眼里满是怨毒之色。

云琼笑道：“上官黑，如今该着你们兄弟俩的啦！”

上官黑心头一凛，眼珠转了两转，对阴无血道：“前辈，你老不是要替令高徒讨个公道么？在下兄弟俩这几手三脚猫的把式，怎敢在前辈面前献丑？”

阴无血冷冷地道：“依你之见如何？”

上官黑陪笑道：“在下愚意，不如前辈先跟这臭丫头作个了断，叫她领教领教西域门下的赤阳神掌，也让我兄弟开开眼界。”

阴无血哈哈一阵狂笑，道：“老夫的赤阳神掌待会自然要施展出来，谅这丫头也抵受不住。但先前老夫曾说过，是你兄单打第二场，又怎好反悔？而且你们只许胜不许败，至不济也得拼它个平局，否则老夫也无颜再出手，更别说报仇讨什么公道了！”

“黑白双煞”一听，方知这老殿头当真是老奸巨猾，光让“黄河三凶”与自己上去动手，试探对方武功，若无必胜把握便飘然而去，于颜面、声誉丝毫无损，倘这五人能胜得一场，他更可以稳操胜券为徒弟报仇，打得好精的算盘！

然而此刻云琼已在场中挑战，上官兄弟说什么也不能临阵退缩，贻人笑柄，说自己两个堂堂大老爷们怕了眼前这个黄毛丫头。

恰在这时，屠刚上前说遑：“姑娘乃一山之主，想能自降身份同这种么魔小丑相斗？不如由属下跟尉迟兄来打发他们吧。”

尉迟恒早已恢复了功力，去兵器架上取了一条竹节钢鞭在

手，虽说份量轻了许多，长短尺寸倒还合手，向云琼打了一躬道：“总寨主，在下违了绿林箭令，私自邀厉兄等去劫振威镖局的镖，谨在此谢罪。”

云琼望了厉鹗一眼，厉鹗满面通红，不敢以目相视，将一颗须发斑白的头低了下来。

尉迟恒续道：“那是因为这两个畜性混入敝寨，以在下的妻儿相胁，为的是给太行山多树强敌。未料龙大侠非但不怪，反救了在下性命，保全了脸面，大恩不敢言谢，尉迟恒永铭心间。这几日的气也受够了，只求总寨主让俺出出胸中这口闷气！”

云琼听了略为踌躇，随即点点头道：“也好，你二人多加小心，千万不可勉强。”说完退回。

二人齐道：“多谢总寨主！屠刚拔出判官笔，尉迟恒舞动竹节钢鞭，双双跃至场中，齐声喝道：“上官黑、上官白两个狗头，快来爷爷手下领死！”

上官白大怒，双斧一抡便要上前拼命，却被上官黑一把拉住，他二人心意相通，顿时明白其兄的用意。

原来上官黑对云琼颇为忌憚，亦知她此番出手必定毒辣，决不会再看在师门渊源上讲些情面，正在心头敲鼓，恰好厦刚、尉迟恒代云琼出战这一场，登时喜出望外，忙拉住兄弟，以眼色示意他切勿动怒，凝神待敌。

“黑白双煞”在江湖上恶名昭著，但他们的武功如何却很少有人知道，云琼虽曾与他兄弟交过手，然而那也是在夜间伏击，一被点穴，一为暗器所伤，并未走上三招两式。云琼自度跟余道成可打成平手，徒弟的武功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凭“笑判官”屠刚的七十二式柳公笔法和尉迟恒家传的六十四路水磨鞭法，要拾级这一双鬼兄弟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
岂知事态的发展大出预料之外！

屠刚与尉迟恒在太岳山中被擒，受了一肚皮的气，又被带到太行山来，当众丢人现眼，加上上官兄弟一路上不断地冷嘲热讽，他二人更视为奇耻大辱，因此一上来便是全力相拼，恨不得

将“黑白双煞”立毙当场。

上官黑狡猾异常，交手数招就已测知对方心思，同兄弟暗中知会，展开邱山派的绝顶轻功与二人游斗，你来彼去，满场游走，近则斧拒，远则锤击，始终不正面对敌。

屠刚使的是判官笔，虽然身子矮壮，若论轻功，却不输于上官兄弟，见他们一味游斗，也运起轻功紧随身后，如影附形，不时以手中双笔点、扎、拖、按，不离对方背心大穴。

尉迟恒功力最高，轻功非其所长，三人绕着一跑，可就苦了他了，跟着上官兄弟纵跃的方向转动身躯，挥动钢鞭狠打猛抽，圈、扫、砸、拦，连转了十来个圈，渐觉晕眩，仿佛四周尽是上官兄弟的影子，无可奈何之际，只好将鞭舞成一团鞭花，护住自己上身要害。

龙剑虹跟云琼对视一眼，均觉二人这样打下去定然讨不了好，说不定还要吃大亏，都在心中暗忖，用个什么法子提醒他们不再上当。

厉鹗在一旁也看得直摇头，心道：“这尉迟恒落地如此大意？他不住转动便是要引得你转圈儿，不消片刻定会头晕目眩，真力不济，剩下一个屠刚断断胜不得他两人！这一场只怕……”他再也不敢继续想下去。

上官黑见对方二人已然入彀，大喜若狂，及至尉迟恒晕眩欲倒、舞鞭自保之际，知道时机已到，口里呼啸一声，猛地回过身来，同兄弟一起夹攻屠刚。

屠刚尾随上官黑身后，忽见对方蓦地回身，二十四斤重的锤头迎面打到，自己一时收势不及，倒好像以脑袋去就他的流星锤一般，危急之下右足猛一用力，身子斜斜飞出，尚未站定，上官白的双斧又已当头砍来，迫得就地躺倒连滚了七八滚，方才躲过。

尉迟恒对这一切竟懵然不觉，仍旧将竹节钢鞭舞成一团鞭花，把自己圈在鞭内！

屠刚方才一个“鲤鱼打挺”站起身来，上官黑一招“流星赶

月”当胸袭来，劲风呼呼，不敢用笔拨挡，只得纵跃避开，不料上官白已等在一边，双斧力劈而下，屠刚滑步躲过。

转眼之间，上官兄弟以二打一，先后攻出了二十余招，尽是凌厉杀着，屠刚只有躲闪避让，险象环生，更遑论有招架还手的机会！

云琼心急如焚，心知尉迟恒若再不解脱出来，与屠刚两人都难免杀身之祸，但一时又想不出法子，空自着急。

龙剑虹走到厉鹗身边，小声说了几句话，厉鹗含笑点头，忽地高声说道：“尉迟纪家传的鞭法果然不错，用以自保固是无隙可入，若用来攻敌更加勇猛！有几句歌诀，龙公子可曾听说过，”

龙剑虹佯作诧异道：“哦？什么样的歌诀，在下孤陋寡闻，倒未曾听说过。”

厉鹗朗声吟道：“尉迟鞭法世无敌，青龙探海神鬼疑。黑虎入洞火燎天，玉女穿梭怀中提。丹凤朝阳沙落雁，天马行空顺风旗……”这几句似诗非诗的句子委实是尉迟鞭法的歌诀，只是排列的先后次序并不如此，厉鹗为了要提醒尉迟恒，或提前，或压后，顺口念了出来，也不算坏了江湖规矩。

尉迟恒原本也是武林一大豪杰，不过是身在其中，当局者迷，此刻听了歌诀，如闻棒喝，果然施出鞭法中的杀手神招，“青龙探海”、“黑虎入洞”、“举火燎天”和“玉女穿梭”四招，迫退上官黑，接着又使“丹凤朝阳”、“平抄落雁”打伤上官白左臂，解了屠刚之险，还有两招“天马行空”与“顺风扯旗”尚未使出，已扭转了逆势。

屠刚危势一解，精神一振，大叫道：“妙呀！尉迟兄，我与你各拣一个吧！”不待回答，双笔一摆，径奔上官黑扎去。

尉迟恒道：“屠贤弟，这黑鬼跟我有梁子，还是让给为兄好了！”舞动钢鞭也抢了上去。

上官黑大怒，回骂道：“老子是黑鬼，你这黑炭团又是什么东西！”拧腰退身，一锤带着啸声迎面打来，尉迟恒不闪不躲，横鞭硬接，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二人各退五步。

屠刚见上官白左臂受创，只有单拜，本不想拣这个便宜，但见尉迟恒已同上官黑交上了手，也就不再谦让，双笔一划，“神判降妖”疾点上上官白左右“肩井穴”。

上官白生性情恶，此刻左臂受伤垂下，满身血污，瞪大双眼，愈加狰狞可怖，明明看见双笔点到，硬不闪躲，抡起单斧，“嘿”的一声拦腰砍去。

屠刚未料他存心拼个两败俱伤，双笔插入对方肩头，正在高兴，突觉腰间剧痛，斧刃砍进肉内寸来深，大叫一声，右手握拳将上官白打得肋骨断折，鲜血狂喷而死，自己也感晕眩不支，砰然倒地。

尉迟恒正与上官黑打得兴起，高呼酣斗，忽听屠刚大叫一声，只当有失，扭头去看。

高手相搏，岂容丝毫分神？何况上官黑又是奸猾透顶的人！见状暗自高兴，身子一转，一招“星月交辉”，两只锤头一击前胸，一砸顶门！

尉迟恒听得风响，连忙回过头来，流星锤已双双打到，一时闪躲不及，迫得一捆“横架金梁”。举鞭架格，随即沉腰坐马，真气贯于前胸“膻中穴”，硬受一记重锤！

只听“当”的一寅巨响，鞭锤相击，上官黑被震退三步，尉迟恒却是右臂酸麻，虎口流血，紧接着胸口中锤，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，人也摇摇欲坠。

若论本领，二人在伯仲之间，尉迟恒胜在功力深厚，上官黑则是轻功高明，膂力也略大一点，但这一招纯是趁对方不备而发，形同偷袭，尉迟恒虽已运真气护住胸口，然先受那一锤之震，真气难免涣散不专，是以身受重伤。

这场拼斗比前更烈，厉鹗已救起屠刚，伸手点了他腰际五处穴道，喂了他一颗红色丹丸，这才拔出利斧。

云琼见他无事，稍觉放心，谁知尉迟恒也大意受伤，正想开口认输罢斗，渠料变起仓卒，尉迟恒趁上官黑得意忘形之时，使出家传绝招“天外神龙”，将钢鞭撒手抛出。

这一掷乃尉迟恒毕生功力之所聚，竹节钢鞭带着劲风，呼啸着直飞而前，从上官黑前胸进，后心出，挂着血肉、布片又飞了丈余才落在地上！

上官黑脸上露出诡异之极的神色，直至跌倒在地仍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。

尉迟恒哈哈地一阵狂笑，接着吐出几口鲜血也倒在了地上。

阴无血脸上挂着冷笑，将上官兄弟的尸首一足一个踢下了悬崖，抚须笑道：“云丫头，这一场的胜负又该是怎样的算法？”

厉鹗朗声道：“我方两人受伤，上官兄弟双双身亡，胜负如何有目共睹，何消说得！”

阴无血冷冷地问道：“然则是他们杀人于前，还是受伤于前？”

厉鹗一时语塞：“这个……”

云琼抱前一步，道：“我知道你无论如何是要同我动手的，那也无妨，姑娘自会奉陪，但总不能让人说我太行山不讲江湖道义！适才双方这场比拼，就判作平局如何？”

阴无血点点头道：“果然不愧是十八家总寨主！云丫头，老夫从不轻易嘉许人的，如今也服了你的胸襟，若不是为了两个徒儿的性命，老夫也决不会与你作对！”

云琼也冷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阴大掌门过奖了。废话还是少讲，动手吧！”

阴无血道：“倘若这一场老夫侥幸，蒙云寨主承让了一招半式，又当如何？”

云琼朗声笑道：“有言在先，各胜一局，平一局，你仍有机会再打一场。”

阴无血望了望龙剑虹、厉鹗，又扫了一眼太行山其他的人，微微摇了摇头，叹口气道：“若是云寨主也输给了老夫，单打独斗恐怕……”说到这里又摇了摇头，明显地说山上已无了对手。

龙剑虹屈指在剑身上一弹，发出“铮”的一声清响，缓步而

前道：“云寨主是什么身份，怎肯轻易与人动手过招？姓阴的，还是让少爷来领教你的赤阳神掌吧！”

阴无血一见他那狂傲发态，怒喝道：“何方小子，竟敢如此同老夫讲话？”

龙剑虹脸上微气更盛，冷笑道：“你又是何方老怪？少爷生在天府，长于三秦，乃是堂堂正正的炎夏子孙。你不过是个身居蛮荒的化外野人，血缘驳杂不纯，我为何不能如此同你讲话！”

这才叫骂人不带脏字，明明骂他是杂种，说的话里却没有道出半点，众人轰然发笑。

但阴无血还是听出来了，顿时脸色紫胀，怒不可遏，嗔目厉喝道：“你这小子当真是话得腻了，敢来老虎头上搔痒！”双掌一扬，掌心赤红如火，抢上前去举掌便打……

第二十二章 赤阳神掌

群山连绵，银蛇奔踊。

那声厉喝在群峰之间轰鸣回荡。

突见人影一晃，阴无血已是欺近龙剑虹身前不足三尺之地，举掌便劈，内力到处，双掌掌心赤红。这便是江湖上闻之色变的赤阳神掌，倘被打上，则会口干舌燥，鼻裂睛赤，五内如焚，若坠火海，不须一个时辰便脱水身亡！

云琼见状大惊，高叫道：“小心！”拔剑飞身而前。

龙剑虹脸上笑容顿敛，忙运先天混元气功护住全身，将鸦九剑舞成一圈银虹，护身阻敌，随即双足一顿，整个人斜斜向后倒射而出。

谁知身于方才站定，立即感到一股强烈的热风扑面袭来，虽是大行绝顶，朔风凛冽，但那股热风仍能排空而至，炙得人肌肤灼痛，不禁心下骇然，暗道：“这老魔头竟恁地了得！”

阴无血见他在间不容发之际忽然飘退八尺，躲过自己一招杀手，也是大感意外。

云琼见龙剑虹安然无恙，略感欣慰，但心知今日这一战关系整个山寨的安危，若不设法打败这老魔头，说不定他还要强占太行山，当作他称霸中原武林的据点。

阴无血也确有此心。

阴无血本不性阴，他的母亲姓阴，与丈夫两口儿在玉门外的三道沟开了家小客栈，这里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，汉、蒙、回、藏的商队时常往来，生意倒也不错。只是这家男人好赌，每逢输了便用老婆抵债，天长日久也就习以为常。